





冲虚真經

列子著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



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赅聖之色  
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  
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  
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  
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  
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  
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  
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  
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

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  
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  
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  
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  
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  
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  
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  
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  
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  
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  
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  
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  
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  
圃王間恒疑暫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  
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  
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騮而左綠耳

右驂赤驥而左白漈主車則造父為御商  
角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  
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  
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  
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  
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  
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  
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  
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



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  
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  
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  
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  
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  
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

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  
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  
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  
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  
奚湏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  
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  
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  
世莫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



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熟測之哉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

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



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  
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  
覺自亡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  
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七辨日  
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七辨其民不食不  
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  
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  
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

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  
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  
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  
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  
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  
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貴  
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



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  
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  
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  
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  
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  
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  
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  
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  
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

也眠中呻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  
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  
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  
覺夢無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  
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病少間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  
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  
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  
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



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

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



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  
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  
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  
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  
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  
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  
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  
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  
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

問其以華子口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  
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  
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  
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恠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  
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



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  
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  
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  
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  
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  
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  
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  
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  
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

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  
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  
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端歸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  
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  
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  
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  
曰此若先人之塚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  
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



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  
廬冢悲心更微

冲虛真經

列子著

仲尼

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  
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  
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問  
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  
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



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  
實其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  
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  
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  
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  
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  
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

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  
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弃之有  
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  
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  
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  
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



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於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



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  
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  
太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  
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  
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  
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  
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

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  
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  
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  
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  
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無四子  
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  
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瞿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  
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  
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  
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  
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  
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  
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  
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  
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  
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  
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  
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  
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  
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  
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聒而已五年之後  
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一解頰而  
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  
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  
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  
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  
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  
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  
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  
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  
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  
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  
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  
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  
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  
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



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  
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  
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  
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  
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

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  
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  
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  
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  
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  
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  
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



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  
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  
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  
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  
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  
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吾之死楊朱  
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  
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

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  
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  
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後有伯豐  
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  
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  
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  
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籍庖  
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  
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  
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  
有善治鼗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  
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  
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无  
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廼吾之  
所使子奚矜焉鄧析死以應目其徒而退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  
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  
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  
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  
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  
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  
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  
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



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為故學眎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

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恠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咲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



之若一馬孔穿駃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  
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  
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眦  
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  
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  
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眦不睫  
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  
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

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  
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  
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  
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  
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  
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  
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  
以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現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



也



